

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

——兼论我国高校素质教育之走向

张 楚 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中国通识教育的兴起与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有关,通识教育可以使素质教育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变得更为实在;素质教育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灵魂,把握素质教育之精髓可以使通识教育更健康的发展。素质教育的深入,从根基上尚须加强文史哲学科的建设,全方位地深化学校隐性文化的建设,这首先是大学领导集团的使命。

关键词: 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文史哲;隐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08)07-0006-05

Quality education, the soul of general education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trend of quality education in our universities

ZHANG Chur-t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cienc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quality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y are interrelated. The rising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something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can make quality education more practical from an important aspect.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mastery of the quintessence of quality education can help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 more healthily. With 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ing in dep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ities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s a base and the hidden culture establishment should be all-rounded deepened. These are firstly the missions of the authorities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quality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the humanities; hidden culture

有作者论述到了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许多相通和相同的地方。本文着重讨论两者不同的地方,当然也会涉及两者的联系,但正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才有可能进而探讨它们的联系。

一、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不同点

首先,通识教育自19世纪初即已提出,至今有

收稿日期:2008-05-16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近两百年历史,并已为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而关于素质教育则是近二三十年才提出来的,且目前还只有中国在推行着。但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还不是根本的。

其次,通识教育主要存在于本科教育阶段的前半段,而素质教育存在于大学的各个阶段(自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各个阶段)。本文只限于高等教育,事实上,中国的素质教育已经是整个教育领域里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不只限于高等教育了。

第三,在对第二点再加以具体阐明时,不能不指出的是,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相对的,是本科教育“作为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并构成本科阶段的两部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1]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可以通过适当的安排成为本科教育中可区分开来的一部分,并可划分为本科教育的一个阶段。

然而,素质教育并不是大学教育的某个划分开来的阶段,它是贯穿于大学教育始终的,素质教育并不是为专业教育作铺垫的。

第四,通识教育是直接指向知识的,由通识课程所组成。这些通识课程明显地区别于专业课程、技能性课程、技艺性知识或过分专门的知识,一般开设以哲学或名著为代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导论或概论、自然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思想方法课程。

通识教育的通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通识,二是识通。所谓通识,即并非所有的知识统统去识,而是指选择适当的知识,要求各类不同专业的学生统统都去识;所谓识通,即并非识遍一切知识,而是去识那些尽可能具有普遍价值的、通用的知识。一方面,通体现于面向所有学生;另一方面,通体现于普遍价值。

素质教育是直接指向人的发展的。谁的素质?人的,学生的,人的素质的完善,在发展中完善。素质教育是由目的而指向知识内容,而通识教育是由知识之选择而指向目的。也许可以叫做异曲同工,但确有其异。

第五,正因为通识教育直接指向知识,对通识课程有一定的选择标准,因而由相对固定的教师来承担,乃至由相对独立的学院来组织。如哈佛大学由其下属的哈佛学院、复旦大学由其下属的复旦学院组织专门的教师队伍来实施通识教育。

我国有不少大学建立了素质教育办公室,它对素质教育的实施也起一定的作用,但远不是专门学院的性质,其活动内容和形式均与哈佛学院、复旦学院一类的学术单位有所不同。

我国更多的大学设有负责公共课教学的机构,但这是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现象,公共课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因而并不与素质教育直接挂钩,也不是复旦学院那种性质的学术机构。

第六,通识教育由于主要是从知识层面出发的,因而,它主要由被称为通识课程的课程形式来表现,进一步可以指出的是,这是由显性课程来体现的显性教育。

然而,素质教育除了关心对人的素质发展与完善特别起作用的某些课程(即显性课程)外,它还关心其他方面的教学内容。一方面是几乎在各类课程中都可能存在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是在课程展开之中存在的,不同于具体知识内容的态度、信念、情感等因素的作用;第三方面是广泛存在于学校生活之中的隐性教学资源(亦构成隐性课程),这也是素质教育所关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从教育内容来看,素质教育是从多方面给予关注的(这里提出了四个方面)。

第七,与第一点所指明的时间、地点的不同相应的,还有历史背景的不同。

通识教育产生于自由教育受到挑战的过程中,主要是专业教育的蓬勃兴起引起的问题。通识教育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否定专业教育,而是为了使专业教育朝着更健康的轨道运行。这一过程至少经历了最近的两个世纪。

素质教育在中国的发生,就基础教育而言,那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的,是对应试教育持否定态度的。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的是,素质教育并不排斥考试的意义,甚至不认为应对考试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意义的,素质教育所否定的是一切围绕考试或者说以应试为基本目的的教育观念及相应的行为,这种观念和行为才叫做应试教育。这种观念应被否定。

素质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提出,则是针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大学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大学素质教育被特称为人文素质教育或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则完全可以简称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即人的素质,亦人文素质。

事实上,中国的素质教育,就基础教育领域而言,针对的是应试教育;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针对的是一种狭智教育。之所以称其为狭智教育,是因为它一方面仅将教育偏于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又在知识教育中疏略人文知识教育。

通识教育从形式上看主要是就知识而言,虽然它反映的不只是知识问题,但落脚在知识上,素质教育

育虽然也涉及知识问题,但落脚在素质上。所以,两者不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在针对性上也有微妙的差别。这不仅仅是由西方特点或中国特色来说明的。

二、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相通点

我们再次指出,如果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同,那么,就不必再讨论相通;已同,何止是通呢?正因为它们相异,才使得对它们如何相通进行讨论有可能,有意义。前面对它们如何相异作了七个方面的阐述,下面也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它们的相通之处,还需继续在论及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异的同时来谈论其相通之处。

第一,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产生,虽然在地域上有中西之遥,时间上有一两个世纪之远,但却同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生,同样是面对一定挑战而生成,同在相对后期而出现,同为对大学教育更深层的思考。通识教育出现在西方大学诞生的相对晚期自不待言,中国大学同样在自己诞生百年的相对后期才生此省悟。因而,它们的出现分别地各自地却同样地象征着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第二,虽然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产生的背景有所不同,形式有所不同,似乎通识教育表现为知识(及相应的课程安排)的视角,而素质教育表现为对内在素质关注的视角,然而,它们共同关注的是人本身。

当近代工业出现之时,对于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分工越来越专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分工所可能带来的人的畸形发展的后果^[2];当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的情况出现在大学时,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也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对人本身发展不利的后果。这就是通识教育诞生的基本原因。

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诞生的基本原因,也主要在于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看到了大学知识结构的片面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对人的发展本身不利的的影响。它们都与知识有关,同时,又不是仅限于对知识的看法,都是深刻体现了人本教育的观念。

第三,即使从知识的层面来讲,它们的共同点也十分明显。中国的大学素质教育是从加强文史哲类的知识教育入手的,通识教育之初及其后来的发展也体现了对人文知识的优先考虑。赫钦斯的名著运动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经典案例。在一个开出了 104

部著作的名著清单^[3]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主体即文史哲。即使演变至今日,人文知识仍是通识课程的优先部分。

第四,我们已经知道,素质教育因出于对人自身素养的提升和完善的关注而关注到知识层面,但它是贯穿各方、贯彻始终的。通识教育虽只限于本科阶段,又只限于本科阶段的前期,似乎具有某种为专业学习作好准备的功能,然而,通识教育即使被单独划分,其作用也是试图贯彻始终、影响全程的。

三、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

正因为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彼此不同又彼此相联系,我们就有可能对其相互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一个现成的事实是,不仅港台在推行着通识教育,大陆也有许多高校在推行之中,而且热情也很高。如果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是同一回事,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分别提及两者呢?尤其,还有否必要单独提及素质教育呢?况且,不少人感到通识教育更便于操作,因而也更易于被接受,这是否意味着不必再提素质教育呢?

我们认为,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灵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中现成的这两个概念,其基本关系可作这样的理解。因而,不仅要继续强调素质教育,而且这种强调将成为通识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首先,我们知道,素质教育最初就是作为教育观念的改革而提出的。1996年,周远清指出以“文、史、哲的基本知识”为内容的同时^[4],明确了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的性质^[5]。

1978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步入正轨,在此期间高等教育思想日趋活跃,自此之后的20年左右时间里,人们经历了从着重关注知识、关注能力深入到关注素质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观念发展、进步的过程,也就是经历了一个走向更深切地关心人本身的过程,一个走向更深邃地关心人的心灵的过程。

由对知识的关注转而在看重知识的同时更看重能力的过程,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部分放弃了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培根命题——知识就是力量。在由关注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转而更看重人的综合素质的过程,表明人们更为自觉地意识到大学的终极关怀还应落在由智慧和理性提升的人格上,这是在更自觉地放弃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的种种观念的过程中大大上扬人的地位。高等教育的一切社会目的都应是建立在人的更优质的发展这一更为根本的目的基

础之上的。

把握了这一基本点,才能明确通识教育之真正内涵,才能明白通识教育不只是专业教育的准备,不只是一般知识性问题。

把握了这一基本点,就不致于对通识之通作过泛的理解,就不致于把通识教育视为一个大口袋而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就会对所识之通的含义有更准确的把握。

让我们看一所大学,权且称之为 R 大学,它以素质教育名义开设的通识课程共 90 门。这 90 门课程中有大量的技巧性、实用性课程,如《涉外工作实务》、《顾客满意管理》、《资产评估》、《资信评估》、《项目评估》、《秘书工作概论与实务》、《公文写作与处理》、《经济写作》……,以及过于狭窄的课程,如《清代宫廷史》、《公关理论与技巧》、《办公室管理概论》、《信息检索概论》、《企业人际关系研究》、《就业学》、《广告策略与表现》……

如果通识教育里充斥着这么多的以技能技巧、实务实用为主要内容的课程,那么,通识教育就成了一个杂货摊,它的目的就被模糊了,甚至偏离了其目的。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名著运动的 104 门课程目录,就可一目了然 R 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对于通识课程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甚至,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北京大学与 R 大学,也可明白,北京大学对通识教育之精髓有更深刻的理解。

下面,我们特别指出哈佛大学以核心课程名义表现出来的通识课程安排的目的。

它开设文学艺术类核心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批判性理解能力”。

它开设历史研究类核心课程的目的,是“能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世界”。

它开设自然科学类核心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对科学的总体理解,增加他们的科学知识,及获取科学资料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看待人类自身的态度”。^[6]

这里的关键词是:批判性理解;总体把握;审美;态度;人类自身。这些关键词充分体现了通识课程目的的高屋建瓴而决非技艺技巧,体现了提升人的整个素质而决非纯知识性内容的鲜明观念。这里并不是否定技能技巧课程的作用,而是强调要将它们置于适当的位置。

素质教育所特别关注的正是这些观念问题。因此可以说,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是通识教育的灵魂,灵魂一失,通识教育必然变样,从而丧失其精髓。

四、素质教育未来之走向

本文并不全面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围绕着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来叙及对素质教育发展的几点看法,探讨其可能的某些发展趋势和问题。

首先,我国大学中出现的通识教育及相应建立的较为专门的学院(如复旦学院),可能会进一步得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正是在素质教育深入展开的推动下发生的,并非对欧美和港台大学的简单模仿。故此,我们不妨视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广泛被重视乃多年素质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成果,如果通识教育坚持素质教育中所包含的那些核心观念,那么,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就可以被视为素质教育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素质教育亦可深入对通识教育的研究,使中国的通识教育因为中国特有的素质教育而更有生命力和自身特色。

通识教育使素质教育变得更为可行和实在,素质教育使通识教育更有生气和活力。

若 R 大学能够更好地把握素质教育的基本要义,就不会发生把通识教育视为一个杂货摊的那种情形。这种情况,既说明大学的通识教育自觉吸取了素质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体现大学教育精华的思想和观念,又说明素质教育研究需深入通识教育的新的实践过程中去。

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和可能的进一步发展,肯定有益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将面临如下问题:

1. 它必然依托高水平的文史哲教学资源,可是,目前还只有少数的大学才拥有较为丰富的这种资源。

2. 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还必须依托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名著,这并非一般的历史哲著述,我们传统中的哪些名著可以进入这种清单并构成通识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3. 相应地,有关师资队伍的形成、组织和建设将如何获得足够的动力?

4. 通识教育作为本科教育两部分中的一部分,与专业教育如何有效衔接?承担通识教育任务的专门学院如何与其他专业学院相配合?真正承担如哈佛大学核心课程那样广泛而重大的任务,这种专门学院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做得好吗?

这些问题若顺利得以解决,正是素质教育求之不得的。所以,素质教育主动关注这一块应是素质

质教育的初衷完全相吻合的。

当年教育部曾力推文科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而那时所指的文科基地之文科,正是文、史、哲。这是先于素质教育而开展起来的,应当说是很富于远见的,也是一种极富历史责任感的举措。一方面是因为就大学的各大类学科而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摧残和损害最为严重的正是文、史、哲,从而这一举措反映了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另一方面,文、史、哲对于未来大学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作用之巨大远不如理工科那样可以被人们直观到,对此,需要有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当年文科基地的建设正是这种历史反思、未来眼光与社会责任感汇合的产物。

素质教育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关注投向文、史、哲学学科的建设上去呢?不一定都是以基地的名义来实施,但实质性的工作是相同的。如果这样,可以说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关注建立在更实际、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了。

素质教育开展之初,有些大学找不到一位能讲中国通史的教授,找不到一位能通中外哲学的教授,当年的这种窘境应当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尽管可以利用他校乃至他国的资源,但那毕竟只能是辅助。对于素质教育,如果不就事论事,而是从根本上,从长远看,就必须建立起大学自己深厚的文史哲学学术。舍此,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就都是缺乏坚实基

础的。

这样,素质教育就可以把通识教育、文史哲学学科建设以及大学全方位的隐性文化(它也广泛存在于专业教育之中)建设结合起来。

如此全方位的、综合的考虑,如此艰难繁重的任务,如此需要战略眼光的使命,首要的承担者无疑应当是大学领导集团。

注释:

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155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42.
- [3] 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73-184.
- [4][5] 周远清教育文集(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533, 538.
- [6] 李曼丽,林小英. 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149-151.

(本文责任编辑 曾 伟)

“国外原版高等教育丛书”赠书和征订启事

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在高等教育研究著作出版上不遗余力,推出了多套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系列,成为国内出版高等教育学术著作较多的出版社。

据了解,我国高教界已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已经能够阅读英文原著,从原著中获得对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高等教育及相关研究的了解。部分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开设了外文原著选读或专业外语,这对研究生阅读英文原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为此,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在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和美国波士顿学院阿特巴赫教授的支持下,在国内率先引进出版了“国外原版高等教育丛书”。书目包括:(1)《国际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反思》(Philip G. Altbach, 26.00元);(2)《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项目》(Philip G. Altbach, Leslie A. Bozeman, Natia Janashia, and Laura E. Rumbley, 32.00元);(3)《私立高等教育:全球革命》(Philip G. Altbach and Daniel C. Levy, 28.00元);(4)《传统与过渡:高等教育的国际规则》(Philip G. Altbach, 28.00元)。

为感谢有关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和广大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厚爱,本社决定于近期向部分研究单位赠送一批由我社出版的“国外原版高等教育丛书”。另外,我社常年办理由我社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术著作邮购业务,邮购电话:0532-82032573,网址:www.ouc-press.com。